

聖

群書考索卷四十二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兵制門

用將

周武王尊太公為尚父以致牧野之勝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

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蒐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襄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閱禮樂而崇詩書君其試之乃使將中軍終勝楚于城濮

趙李牧為將守邊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牛享士軍功爵賞皆決於外遂破匈奴

秦與趙戰長平趙款以趙奢之子為將蘭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

而鼓瑟耳者子與其父言兵事者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者奢曰兵死地而易言之趙以為將破趙必矣其母上書具言且以為此鬼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王所賜金帛視便利田宅資之類勿遣王不聽遂與秦戰敗悉坑之

漢與項羽爭天下蕭何為韓信為大將異時與信論將信曰陛下不能將十萬臣多多益辨帝曰多多益辨何以為我禽對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文帝時周亞夫屯細柳備胡帝發勞軍而不得入詔開壁門亞夫以軍禮見天子改容成禮而去後帝語景帝曰卒有緩急亞夫可將七國不亞夫平之。初匈奴大入朝那關文帝問馮唐安得頗牧以為將也唐曰古之遺將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委任責成不從中御故牧乃得盡其智今功聞魏尚守雲中市租盡以給士出私養錢匈奴遠避虜嘗一入所殺甚多之功幕府首級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由出而言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是日即赦魏尚復為

雲中守

武帝時李廣程不識俱為名將然廣無部伍行陣人自便幕府省文書而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軍不得休息士卒多樂廣而苦不識武帝見大將軍青不離側蘇建亡軍歸青不敢致之法而卒歸之帝以為不致擅誅於外以風人臣之不敢專權其後驃騎所將常選而宿將乃留落不耦也

光武之於諸將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雖馬武斟酌於前面折同列帝反以為權祭遵為軍令光武舍中見犯法遵殺之光武曰吾舍中見犯法尚殺之必不赦諸軍也

三國諸葛亮治蜀馬謖以違節度敗流涕斬之

晉馬隆討羗戎聽其自募勇敢令其自至武庫選仗又給三年軍資遂有秦涼

唐太宗收攬英雄如尉遲敬德之出於降虜李靖出囚繫有以勸厲而感激之以就事功其詔李靖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唐自

開元以後以中官監軍每選精銳自隨

憲宗時命高崇文將兵討劉闢杜黃裳請不置監軍不淹時遂擒劉闢

宋初任將甚久李漢超之在關內十七年郭進在山西凡二十餘年李

謙溥在隰州凡十年董遵誨在通遠軍凡十四年方太祖時征蜀之役

王全斌以貪暴聞則貶抑之至於江南已平之後而始還其旌鉞曹彬

獨無所污則自客省使超授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以賞之郭進在

山西有軍校訟進不法太祖遣中使送之進又江南之征命曹彬為大

將潘美副之太祖賜之劔曰副將而下有犯罪卿當斬之美悚懼

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常武曰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

陳行則是皇父整師尹氏佐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將殆及叔世司馬

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伯大夫藏甲春秋書師師譏專臣也有後

兵皆常聚師多世守兵之所在權則歸之漢世太尉相國列為三公城

門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臣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勢不相下武帝

置大司馬以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於將矣

用兵

成周大司徒周知人民之數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

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

鄉使之相賓此平居無事之時為然也。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

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

軍旅以作田役此用於有事之時然也。以周禮司馬法攷之王有四

方之事則冢宰召師于諸侯小宰掌其戎具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則

畿兵不輕出也。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

戎十乘蓋可畧見。自秦以爵級誘天下開其戰鬪之門卒有自焚之

災漢制間有近古民有常兵而無長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

南北二軍未嘗輕出前當是時故將之家亦唯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成

邊是以繇有復筭有減更有貸則得為君上之恩御軍之法簡肅嚴明

雲中上功差首六級賞典輒格也田上奏不越旬日璽書即報輪臺之

哀敗亡不掄其制亦可驟見矣又其召發各以其方備胡則上郡龍西
北地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齊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
不過一再

蓋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旅武王克商實用西
土之士至於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以江漢畧見於經可攷也齊
威東討陳濤唯及江黃北入山戎亦因燕衆蓋猶節制之師也秦泗
上亭長而送徒驪山陳涉楚卒而遠戍漁陽

自東都已不復前制南北二軍交驚於境前而王旅非復鎮衛之職盜
起一方而羽檄於三邊。順帝永和中和興兗豫四州之卒以擊象林萬
里征行此李固所以憤惋也。自漢以後制之善莫善於唐兵寓於民
固已近古然番上宿衛或取諸數千里之外在人情固難以久行而器
用糧糗亦其自備此豈足以傳遠不恃張說而騎兵不得置矣。然唐
初戰勝攻克太宗所以撫馭士卒者猶可畧見平定城邑府庫無所私
多與士卒共之間有歿於行陣則歛而藏之甚者祭以太牢人莫不感

泣而盡力也。唐李光弼與安太清戰有裨將援矛刺賊者又有不
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之綃不戰者斬之於是諸軍爭奮而賊衆大
敗國朝我宋太祖平蜀收其精卒置川班後以訐南郊賞給斬其四十
人而廢班雄武兵白晝畧人於市至殺數百輩而後止衛士之無賴則
治鐵以錮其頸太祖嘗曰撫養爾輩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唯有劔
耳不於太原之班師則謂將士曰爾輩吾腹心瓜牙吾寧不得太原豈
忍令害爾輩。康定初文彥博言將權不可不重兵法不可不峻國朝
著令禁軍將校有過則從中覆可施之平時將不重權軍不峻法將何
以制上嘉納之時西鄙用兵有臨陣而先退者故公有是請

教閱

周初太公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
旌旗指麾。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辨鼓鐸
鑼鏡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指田。中夏教芟舍辨
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遂以彌

田皆如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群吏以旗物鼓鐸鑼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待如戰之陳。遂以狩田。禮周皆於農隙以講事。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六簡車徒。此先王立法之大畧也。刑法志

宣王因出獵。選車徒齊內政。春田曰蒐。以振旅。秋田曰獮。以治兵。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

吳王闔閭以孫武為將。武以宮人試勒兵。以二寵姬為隊長。三令五申而左右皆笑。武斬二隊長。五不可。武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王知武之能。卒以為將。

漢興設南北軍之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強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兵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魏孫吳兵法六十四陳。每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校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漢文納鬼錯之策。以為軍之勝負。定於內。有事則可以應於外。頗祖周司馬法齊寄政之制。

漢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魏書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名曰乘之。

此京師教試之法也。郡國材官騎。七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相尉會都試。課殿最不好。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州郡縣。教試之法也。

漢文帝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材官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

是時晁錯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以之應敵。百不當十。醜

刑法志曰。漢以歲時練修武備。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

治民振旅之事

漢光武見霍義反隗囂叛皆以秋試勒軍騎誅守長以起事也是以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無都試之法唯京師練兵如故

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於平樂觀

憲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

唯十月都試今金章兵戈未偃士眾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

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

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延康元年曹丕嗣魏王其年秋閱兵于

郊公卿相儀王御筆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閱兵於東郊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堂觀

大閱習眾軍然不自人進退自

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東晉元帝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旅大習儀太興四年

成帝咸和甲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閱場自後晉

鎮桓便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肄習眾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北

宋志

後魏明帝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之交親行驅劉之禮

孝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讎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

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為部隊楯楯

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

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軍北軍皆鳴鼓角眾盡大譟各

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威觀

自後以為常

北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焚桑野為堪為二軍進止之

節與焉停觀遂命將教眾為戰之法

昭帝常於狄末講武於都門之外

隋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

唐高祖武德中講武于同宮

太宗習射殿庭又閱武于城西

高宗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涇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

次於尚書臺以觀之。顯慶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

飛閣群臣臨觀之

武太后聖曆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時王方慶上疏孟春

講武是行冬令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

元宗開元初講武新豐先天二年講武驪山

五代承唐衛兵承掌訓練

宋朝太祖首議教閱擊刺騎射掌令步騎數百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

矢如一喜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

乎。建隆初選天下驍騎集闕庭親御近郊閱武自是飛山嶽臺之駕

新池玉律之幸曾無虛歲。建隆三年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

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須拔藉而閱之去其冗弱又親校其擊刺

騎射之藝令悉為精銳故順時令而講武焉。建隆四年四月出內

庫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

艘選精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命神武上將軍陳承昭督其役上遣使

者行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隸禁軍聚之京

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君常躬自教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

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

太宗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

鼓於前崔翰執金鼓按旗指蹤六師如一軍容甚整上登臺就觀大悅

以金帶賜翰獎之上曰晉朝之將無如崔翰者蓋言晉室將帥不得其

人而軍政隳紊也。太平興國九年上親閱諸軍參政勞績并紘之上

曰兵雖衆苟不簡閱即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

漸至精銳儻統帥得人何敵不克。太平興國九年幸金明池觀習水

戰曰示不忘戰爾至道中閱武於便殿

真宗祥符中罷兵之後並依常於農隙教戰蓋安不忘戰古之道。天
中祥符三年上謂王旦曰諸軍校習武藝或云未益於事朕以為射騎
馳突要其習熟至於旗幟之用大為軍容亦師之耳目誠不可闕。祥
符六年詔在京師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按試戰排立為水虎
翼軍置宮于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準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
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環慶張繼
勲言本路軍士閱習與京師不同望令赴殿前司觀教之法真宗曰戰
陣之事量山川形勢教以兵法臨陣而用之各稟王師之命若與京師
同法似非便也。又咸平二年大閱東郊。又作文武七條武臣有曰
訓習閱

英宗治平元年閱諸軍班將校武藝擢授有差上諭天武右第三軍都
指揮使賓州刺史王秀曰爾藝雖不中格而嘗有戰功故以爾為正刺
史又諭散直都虞候胡從曰爾藝雖不中格而治兵齊肅故以爾為內
園使命殿前副都指揮使郝質戒諸軍勤習武藝支諸軍班錢編

神宗熙寧二年樞密院言願軍近已團結教閱武藝欲給威邊指揮讀
以州軍大小定人數自三百人至百人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
雄武荆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上
從之同熙寧五年詔以涇源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
其法於諸路先是上善其法故頒焉同四月庚戌朔詔殿前司馬步諸
軍令巡教使臣春秋分行校試射親人等給銀標及令兵房檢詳官置
簿考校以多少定殿最取旨舊制諸軍教閱每指揮給一兩銀標一射
中者共分之所得既微無以激勸欲命樞賜宜定殿最編。燕達為馬
軍副指揮使神宗閱武騎患未精達謂躬自巡教悉為精銳又來諸葛
亮李靖遺意成五陣法授之以教戰事。熙寧八年五月河北第八副
將臧景言馬射六事詔景即武學召殿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以所
陳六事并下五路經畧司及將官依此教習馬軍六事者一曰順駝直
射二曰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景各為說以
曉習射者編。元豐六年二月己酉詔燕達王淵取一軍合用久將案

試管陣先是上親以古兵法製九軍營陣凡出戰下營互變分合作止
進退方圓尖直練習皆盡其妙至是命燕達按試詞

神宗置九軍管陣為方圓曲直銳凡五變為五陣遂罷教習御陣至是
復以舊陣互教繼元豐七年六月甲申指揮勿行先是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庚申殿前馬步軍司言準朝旨相度到高翔上言
乞依舊教閱御陣事欲於教陣日與新陣日相兼詔過教陣隔日更互
教習所有○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上諭宰執欲親閱武宰臣奏祖宗時不忘武備如
鑿金明池蓋欲習水戰上已游幸必命衛士馳射因而激賞亦所以賞
武上曰朕非久命諸將各關所部人馬以別能否當召卿等共觀之。

紹興三年十二月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彥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
精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甚言其教之不可廢也其惟國家方
承平之際禁軍教習之法最嚴且密况當艱虞之時其可忽諸方今諸
州軍往往冗占椿晉實妨教閱大抵以將迎為急務而以教習為虛文

伏望深詔有司參酌祖宗成法申嚴而行之每州遴選兵官三兩員專
主教習庶責任嚴而成効速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如此則兵精
而國振矣詔答與諸路帥司措置施行。紹興三年四月上曰大將統
軍尤當訓練軍士為先使五兵利而但優拙要在身率之也若娛女色
縱耳目之歡居多暇日何以當委寄之重也聖

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甲子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畢次幸
白石教場獨摘進呈三司軍馬總管殿前司王祺主管馬軍司李舜舉
主管步軍司陳敏率將佐等恭導聖駕幸白石皇帝登臺舉黃旗軍衆
皆呼萬歲騎軍打圍舉白旗三司軍皆出舉紅旗向臺金圍聽一金止
就圍地作圓形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射再一金止舉黃旗皆就臺下
獻所獲有旨尉勞錫資諸將戰馬金帶以及士卒賞皆有差時久陰曠
皇帝出郊雲霧解馭風日開靈史臣贊曰壽皇皇帝之志未嘗一日而
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擇將帥選士卒所謂武
備者無所不講白石之蒐隆冬出郊親御按馬夫豈徒為文具而已故

臣敢因斯辜以推明聖志之所嚮焉聖。淳熙四年八月壬申樞密院奏已降指揮令諸州軍有御前屯駐或分屯軍馬去處將見教閱禁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教閱所有不繫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禁軍自合逐州教閱切慮因而發弛理宜申飭詔令諸路帥司行下所部州軍守臣嚴行責委兵官將見管禁軍精加教閱不測差官前去拍試如有武藝退隋具當職官姓名按劾施行聖

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之儀太宗嘗築臺於楊村以備大閱真宗亦嘗開場東武發卒會射自景德以後崇文治士大夫耻以軍旅為言

迨仁宗時呂景初首以訓練不素教閱不精為憂神宗乃置內教場

訓隸有法程其能否而動沮之旬一御便殿以為常又自制隊五之法營軍之制頒行諸路置提學教閱之官今之州縣有旬教有月教有春秋教所以練兵也其教閱果有益乎今之諸路有春秋案教之官所以重閱兵也其案教果有益乎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不教民而戰謂之殃民周成王

續文武丕業躬巡侯甸四征弗庭薄海內外莫不歸往而猶以武備為懷。奄人既平旋踵豐邑分命六官大司馬實掌戎事粵中春號召諸侯來會岐陽以講大蒐所以飭武備壯軍容豈徒為乾豆賓客之奉而已乎時頌聲交作講武類禡咸有其辭岐蒐號國大事迨至景主七二因楚人伍舉之言事始經見獨無文辭以著一時之美亦史氏之闕也

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缺磨滅或者得於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攷蓋因蒐狩講武之作也

先王之時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銷伏其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材以待不測之患蓋常寓其法於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之諸侯內之君臣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際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原野觀金鼓干文之事以射取禽獸蓋燕享者人君之所樂而弓矢考威武之事田游者佚樂之季而殺戮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所以陰養天下奇傑之氣使之一

且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攝也

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儀吉凶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大司馬。號司馬法若有田役之事則縣帥始受法于司馬以作民。六官唯小司馬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則置其不欲觀兵如此。

群書考索

卷四十二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二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兵制門

兵食類

三代之時兵農一致無事則出耕有事則習戰故食不之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倉于橐思戰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蓋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然可以爰方啓行也

周官委人掌斂野之賦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

漢高祖與項羽相持楚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鎮守關中轉漕給軍民食不之故帝諭三傑亦曰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方其困榮陽成畢時欲稍成畢以東食其曰放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人拔榮陽不知堅守放倉此乃天所以資漢上乃復守放倉。又

今靈縮劉賈入楚燒積聚而後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攻下之戰卒以食盡而亡

文帝用晁錯之策募民入粟塞下以足兵食

宣帝時趙充國曰金城渾中穀賤吾謂耿中丞糴百萬斛羗人不敢動
後止糴得四十萬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羗人故敢為逆

光武時定河內拜寇恂為太守曰吾委公堅守轉運給足軍糧恂移書
屬縣收田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食

蜀諸葛亮出師祁山斜谷以木牛流馬運糧後以糧不繼分兵屯田為
久駐之計

宋文帝時檀道濟伐魏食盡道濟夜唱籌量沙而覆以餘米及旦魏軍
見之謂其糧有餘而不敢追

隋置洛陽口倉積粟李密因之以起事

唐初府兵糧食皆自備。開元以後始募兵為騎而有養兵之費

代宗時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自耕百畝以勸士卒是歲地無曠土

軍有餘糧

德宗時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而懷光朱泚連
兵叛李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會韓滉運米百艘以餉李

晟遂成收復之功

宋太祖建隆元年召三司使張美問兵食之數美曰懷州密邇上黨自
李筠叛刺史馬令琮日夜儲蓄以待王師上善之亟詔授令琮團練使

率臣范質曰大軍北伐須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戊戌升懷州為團練
以授之其後王師十萬出太行經費無門。乾德三年三月國初頁

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上顧左右曰軍旅錢糧當
豫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
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

太宗端拱初北虜寇邊張洎奏曰大戎為患自古而然惟聚兵積穀分
屯塞下未則備禦去則勿追是矣。淳化五年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

西界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詠至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

而無半月之食諫訪知民間舊若益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益價聽
民得以米易益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雖言前所給米
皆雜糠粃不可食今二精好此益真善幹國事者諫聞而喜曰吾令可
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務宴飲不復窮討官支芻
粟飼馬諫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在馬豈食錢耶諫曰城中草場賊
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
何慮馬不食粟乎繼恩既分兵四出諫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
運糧上喜曰卿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諫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
事不能了朕無慮矣長

真宗因問李迪以陝西兵數對曰臣轉運時以方寸小策託兵及糧以
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探取之因給紙札令迪悉上合存留及調
塞下數以進上曰不意煩牧在吾禁中矣事咸平六年出內府綾羅
錦綺定價出市雖粟實邊景德元年內出銀三十萬兩貿易軍糶。

景德二年咸平末河北轉運使劉琮上言西漢晁錯請入粟授以爵

下之粟必多哀帝從之令民入粟備邊今河北諸州聚兵糧儲蓄費
行漢制以濟軍儲既而水部郎中許玄豹復言緣河州縣和市邊谷
少望許進獻糧授官秩事十三司議奏請以粟多少地遠近為差從之
如雷續。乾興元年三月出內藏庫銀二十萬兩錢三十萬貫下諸路又出
錢三十萬貫爾三司箕商人入便於河北助給軍費是時軍人懼聲

仁宗嘗出內藏之積下河北糶軍儲又韓琦請陝西歲豐先謀儲畜則
其食無缺。天聖四年十月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路糶軍儲
。天聖七年七月出內藏庫推貨務緡錢各十萬下陝西河北助糶軍
儲。天聖九年八月丙戌出內藏庫緡六十萬下陝西河北河東市糶
糧草戌戌又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市糧草。景祐九年三月
出內藏庫緡五十萬下發運司市糶軍儲。四月出內藏庫緡三十萬下
河北轉運司市糶軍儲九月申書門下言近累於內藏庫支撥錢帛與
三司收糶軍儲宮中餘羨物色乞指揮詔曰朕以官闈之間務先儉約

軍國之用宜在優豐念有司經畫之勤出中禁冗餘之物俾資常費式表推恩宜令入內侍省將尚氏等位金銀錢帛物色除各已優厚給賜逐入揀見在數準折價錢二十一萬貫委內藏庫撥與三司支贍軍旅使用。景祐二年六月丁卯出內藏庫緡緡一百萬下三司市糴軍儲。十月出內藏庫緡錢七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軍儲。景祐三年九月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軍儲。十一月出內藏庫緡緡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寶元二年出內庫真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上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稍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歛也。二月辛丑出內藏庫緡錢八十萬付陝西市糴軍儲。慶定元年十月庚子出內藏庫緡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十二月出內藏庫緡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慶曆元年五月甲子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三司給陝西軍費。慶曆二年六月甲戌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緡緡各一百萬匹下三司以給邊費。

。慶曆五年命陝西轉運使李叅專制置解鹽代范祥也時叅為陝西轉運使閱五年矣自軍興諸路經畧司多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叅權慶州鈞考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發其庫又成兵多而食苦不足叅視民間乏之時令自隱度穀麥之數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二之謂之青苗錢數年兵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朝廷患入中法歲費增廣叅請鑄錢于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以叅之去省權貸錢以千萬計。慶曆七年命內侍二員提舉月給軍糧時侍御史吳鼎臣言儲軍班所給糧多陳腐又斗升不足請以內侍糾察之翌日諸監倉官進呈軍糧上諭曰自今當足其數以給之時衛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拜以謝軍糧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只積年而後支雖上軍所給斗升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十九雖遣內侍提舉徒動軍情而終不可行。皇祐二年閏十一月丙辰出內藏庫緡錢四十萬緡緡六十萬下河北便糴糧章。皇祐四年閏七月出內藏庫緡錢十萬緡緡二十萬綿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至和元年六月甲寅

出內藏庫絀絹五十萬緡錢三十河北市糴軍儲。至和二年十月乙未出內藏庫錢一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嘉祐元年十月丁卯出內藏庫銀十萬兩絹二萬疋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嘉祐六年九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張方平論兵謂治平中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廩需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神宗元豐五年五月上因議陝西兵食謂執政曰康定中西鄙用兵契丹乘間有所要請仁宗延和對輔臣至於感憤涕泣朕為人子孫守祖宗神器每念顧託之重且如何也因改谷泣涕群臣震恐莫敢對

高宗紹興十年七月甲子上曰乃侯高論營田之弊極當大禮管田頭是軍中自為之則不斂于民而軍食足

孝宗乾道元年八月己卯進呈營田文字錢端禮等奏差遣措置官莊田以助營屯田之利異時租入冬則軍儲可足民力可寬矣上曰永豐圩見隸建康行宮歲收米三萬餘石朕欲撥付建康庫中以助軍食

亦以示至公之意卿等便可批旨施行端禮等奏陛下此舉不獨昭示天下人心自服亦前此所未有欲乞自陛下從中批出上曰可

乾道四年詔曰朕觀古昔斟酌時宜欲豐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故充國經畫於金城而燕得十二便之利曹操規圖於許下而遂收百萬石之饒先積粟以為資乃厲兵而必戰。淳熙六年七月癸亥進呈荆鄂副都統郭某奏唐鄧諸處自來積穀不多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蓄積若置而不問恐資盜糧欲密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上曰令周嗣武同劉邦翰詳所奏事理於秋成之際廣行收糴其合用倉穀及收貯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申聞

包拯曰聞前代防邊之兵三時農務之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坐糜廩食虛困疲民如今之甚者若謂兵食粗足虜好方堅輒過目前以為成筭倖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前月勝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武節暴如重斂民心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為仇怨豈暇禦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苟不表裏協心銳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

蘇轍曰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以為隴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

忽論軍糧

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則弗能守也蓋日費千金然後可以舉十萬之衆十夫之耕然後能供兵之一食蓋用兵者必聚財積穀以為守禦之修故或屯田以息轉輸之勞或運漕以支內外之費或仰給於邊糴或積穀於塞下其制雖不同至於足食則一也此四者雖足以食兵然特一時之制而已自三代以上兵隱於農利戰一事雖百萬之師屯於邊陲大不疲於國小不斂於民以其兵自為食而已三代而下為農者盡力於耕為兵者逸居而食然後運糧不可以無備而屯田漕運運糴入粟之利興焉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而於兵械尤重弓矢之取諸候既載立於經而威天下之具

黃帝及

堯舜之世所不廢也垂為共工而竹矢之傳聞

三代以為世寶周禮夏官司馬掌五盾以待軍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守藏出入冬官弓人之為弓桃氏之為劍函人之為甲矢人之為矢織悉登載於太平之書

周禮中微

宣王復古如詩之所詠修車馬備器械而中興之業在焉

魯侯之礪鋒刃備弓矢鍛戈矛繕甲冑聖人猶列之於經而除戎器以戒不虞易之垂訓亦昭昭也

漢文帝時晁錯上兵書曰山林積石經川立阜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

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
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一蒲葦竹蕭草木蒙籠此矛鉞之地長
戟三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劍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兵不堅
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裊同弩不可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
亡矢同矢不能入與亡鏃同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漢制
民年二十三出賦錢百二十以治庫兵及車馬則州郡庫兵與車騎皆
率歛民而官為備之有事則授以征行漢武庫兵器度大司農錢。毋
將隆諫哀帝發武庫送董賢及乳母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
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諸侯不得私作兵器

江蘇王健以私作兵器獲罪

此漢制之大畧也

晉武帝時馬隆伐涼州帝命隆自至武庫選仗惟隆所取故卒以取勝
元帝時祖逖有虎視河洛之志乃不給鎰仗使自召募忠雖有餘功卒
不就識者深恨焉

唐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冑戎具皆藏於庫有所征行
則給之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橫刀而已馬燧為河東節度使其造甲必
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趨進又為戰車冒以狻猊列戟于後行以載
兵止則為陣居一年威震北方

宋朝太祖時中都二坊制造兵器旬一進視謂之旬課列置五庫深在
禁中歲輸所作於五庫故器械精明後世鮮及開寶二年兵部令史馮
繼昇等進火箭法太祖命試驗賜衣物束帛

太宗課督尤密車駕嘗幸司弓所按循作工賜以錢幣

真宗咸平元年御前忠佐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為翎長僅尺餘所
激甚遠中人鎧甲以幹去而鏃留牢不可拔蕃人最畏之願多造以給
邊用詔增歸進月俸以其男補殿侍。咸平三年神衛水軍隊長唐福
獻新製火箭火越火鎗。咸平六年給軍中傳信牌先是石普言北面
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人馳告多狹計畫後虞好詐請令將帥破
以持之遇傳令則合而為信帝以為右有兵符既而又發因漆木為牌

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器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黑
上施紙扎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置其言擊軍吏之頸至彼合置
復命。景德四年帝宣示王欽若等南北作坊製造兵器宜令樞密與
三司同相度內有見在材料數多者權罷製造俟支用數少別行計度
先是帝以兩坊日造兵器數多而軍器庫累歲積留未嘗支用其見管
材料數日可支三二十年而外州斷折製造未已甚為勞費因遣入內
都知秦翰於軍器庫點檢籍其數以見管馬步禁軍約之皆給用有餘
故有是詔。冀州團練使石普上言能發火絙火箭真宗召至崇政殿
試之

聖亦幸軍器庫嘉賞主吏是以工致其敏吏勉其職

仁宗時米守信守澧州遣牙校李錫持新造兵器來上試于殿庭擢為
三班差使又知并州韓琦言汾州推官郭固約古制為車上召至便殿
即擢為衛尉丞。天聖六年九月丁巳詔河北城壁為水摧圯天下州
軍器械久不繕完者其遣使臣十七人往諸州提點修葺之河北則委

轉運使巡所部察行。天聖九年上封者國家承平已來武庫小積元

下州府打造軍器計綱上供未嘗暫停望下有司約度如有準備且停
罷詔自今諸州打造軍器及採斫材料箭鏃每歲減半。慶曆元年太

常丞田况言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師去衣
甲皆軟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國之技巧乃不如一小羗子由彼
專而精我漫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甲旋發
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聞太祖朝舊
用絕為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
也。慶曆二年歐陽脩言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

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
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
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
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悞何可及乎。皇祐四年
河北河東陝西都部署司言郭諮所進獨轆轤無敵流星弩可以備

軍之用詔弓弩院如樣制之尋以諮為郎延路幹所制弩五百募士
兵教之既成經畧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置獨轅弩軍嘉祐四年七
月庚申詔在京所造軍器多不精利其選朝臣使臣各一員標試之。
神宗熙寧元年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西上闔門使若水進所造神臂
弓初氏李宏獻此其實弩也上於王津園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
木沒半幹有司弁錯木奏御詔依樣製造至是以進上御延和殿臨閱
置鐵甲二十步伴衛士試射木有中者若水請自射連中徹札上稱獎
之。熙寧五年五月庚辰朔御文德殿親朝命候備軍副使陳珪管勾
作坊造新馬刀初上匣刀樣以示禁挺刀刃長三尺餘鐔長尺餘首為
入環挺言制作精巧便於操擊實戰陣利器也遂命內臣領樣置局造
數萬分賜邊臣。熙寧六年丙午詔軍器監以殿前馬軍司所相度
裝總樣計在京諸軍馬數造給初馬軍用大鞍不便野戰至是上始以
邊樣皮鞵小鞍用木鞍長轡回旋轉射得盡馳騁之技仍選邊人習射
者隸諸軍後。熙寧六年六月己亥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其所

統攝並依將作仍以呂惠卿曾孝寬為判監所置官屬令逐官奏舉軍
器需領於三司曹案三司事叢判案者又數易至是始案唐令置監而
廢曹案為先。上語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
一朝夕具須預具上乃議置監設官提舉翌日遂有是命。熙寧
八年七月甲子詔諸造入陣弓箭箭度材料上中下軍分三等上等弓四
尺八寸五分箭八寸五分中等弓第減分箭第減一寸其拘射教
閱射親馬射弓箭自依舊制。熙寧六年十月庚午詔程昉於汾河
採車材三千兩下軍器監定樣製造戰車上修嚴武備既朱唐李靖三
人隊法欲試行之且以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衛因內出手詔令三府
講求而有是詔。熙寧七年二月庚辰詔軍器監除依新樣造兵車外
仍以牛皮及輶木製車上蔽陳之物臨時因民車使用。熙寧十年
器監言天下軍器五路已編排修完其餘諸路欲令隨州郡大小次第
編排以五千人至十人為額從本監量定年限於都作院修選委監司
或提舉司官一員提舉點檢從之。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又

出敵校樣送車器監頒降修製。元豐二年五月乙未上批內外簡閱諸軍已悉用關閃促張弓減指箭其令在京東諸路作院造弓罷長弮舊制。元豐四年七月涇源路經畧司言近準朝旨修渭州城置袍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撞床子等弩案武經總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劔箭最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重十餘斤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元豐六年八月庚子上批京都所造軍器動以萬計雖廣求製樣尚恐未殫衆善或不適用徒費工力聞鄜延路經畧使劉昌祚屢詣戰關精於騎射而留心兵仗委走馬承受霍內諭昌祚今具所習用馬步戰器並且繫士卒禦賊可用利械入布進呈。元豐六年十月辛卯工部郎中范子奇言判軍器監創進床子大弓二張強於神臂弓獨轅弩較之九牛弩尤為輕便用人至少射遠而深可以禦敵詔工部軍器監管軍官同比試以聞。元豐七年正月壬寅涇源路經畧司言乞改造神衛素鐵甲為偏挨甲從之。同

高宗建炎紹興間或出御前所造鞍以示大臣或出禁中所造甲以示執政諭越州所造甲不精則曰兵器在承平時猶不可廢况於今日將帥之捷則曰兵既精則又葺治器甲所以成功矣

孝宗申命諸道主兵官專任閱習九器械之利蠹不備者皆有程督上自三衙以及江上諸軍下及諸郡之禁卒器械益加整葺其於兵器之修屢致意焉。淳熙三年輔臣進呈鎮江都統郭棣奏本司諸軍每月造手射角弓三百張赴淮東總領所共納過弓九千九百張上曰可令總領所取二千張赴御前進納又曰取赴御前欲觀其製造之精否數多則不容偽贗。輔臣奏郭剛將軍戰船改造多柴船雖利於輕捷然料例大段不同切恐自此車戰船減損異時無以應用上曰車船古之櫂檣卒已歲用以取勝豈宜改可令郭剛其折弁約束汝流諸軍遇有損壞隨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再擬指揮將上上同

總論軍器

熙寧天子留意兵政既置軍器監

熙寧六年
事見前

又置內弓箭庫

又置內弓箭庫儲御前所製軍器別差官提舉其在諸州又有作院車馬之修器械之備至不苟也

弓一也有神臂弓熙寧元年事見前有促張弓元豐三年事見前

又有床子弓元豐六年事見前

弩一也有獨轆弩有九牛弩並見上

又有八牛弩元豐四年事見前

箭一也有入陣箭熙寧六年事見前

有城指箭又有三劔箭元豐二年事見前

刀以斬馬名熙寧五年事見前

鞍以邊樣名熙寧六年事見前

甲以偏換名元豐七年事見前

兵車有樣熙寧七年事見前

敵樓有樣熙寧十年事見前

于斯時也內有張若水之弓射徹熙寧元年事見前外有劉昌祚之番心矢

仗元豐八年事見前戎器之精前古有光焉高宗嘗言祖宗內外置庫皆有深

意其備豫不虞之旨可想而知也

高宗曰祖宗有內外軍器庫幾百間所藏弓弩器甲不可勝計外器

庫數亦如此原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弦箭亦各異藏分官

主之皆有深意

嗚呼此非神宗制也抑亦祖宗制也昔我太祖之定天下也造軍器者

十日一進見下典軍器者十餘年不易

太祖使魏丕典作坊十餘年器械精備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不增

至千步

一作坊歲造凡三萬弓弩院歲造凡千六百萬諸州歲造又六百餘萬五

庫所藏戎兵勁精

會子固文太祖時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責以稱職每造兵器十日

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盡矣國工署有南北作坊歲造

甲鎧具裝鎗劍刀鋸器械箭鎗籠皮笠弩檣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弦鐵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翎甲兜蓋甲葉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別造諸兵器甲袋釘鼓炮炒鍋劍行槽鐵鏃斧等謂之什器凡諸兵器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近古未有焉

自宋初至慶曆凡幾年矣而所造之甲可以禦敵他可知已慶曆元年

成法一定歷世遵之太宗幸司弓舍賜及作工錢真宗幸軍器監嘉賞

主吏當是特工技器械咸精其能有自來矣事見前至于仁宗天下承平

武備稍弛故衣甲皆軟田公况言之慶曆元年兵器不精賈昌朝言之

賈昌朝陳六事曰今之兵器多各諸狀製造不精虛費民力

器械不堪歐陽公脩言之慶曆二年天子慨然既遣近臣分治軍器

大祥事又遣朝臣揀試軍器嘉祐四年一加敕勵工吏竦然不獨郭諮

之弩皇祐四年郭固之事郭固事米守信之牌甲米守信為有聲於世

也胡安定一代巨儒也作院之監訪尋利器工必盡其能事必求其

兵器堅利至今為作院法

胡安定監某處作院從容與吏吉制作利害吏以試告曰器不精良

由費以程課每苟簡於事備數而已欲革此弊莫若使工各盡其能

每事必求精緻不使懈墮然後計其成而定以日力安定從其說兵

器堅利非前日比至今為作院法

意儒臣之知兵如此而况赴赴之夫乎治世之日兵如此而况多事之

世乎林朝

群書考索卷四十三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兵門

馬政類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

種馬。戊馬。齊馬。道馬。田馬。駕馬也

天子有十一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趣馬掌王良馬。牧師掌牧地。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圉師掌教圉人掌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

宣王修車馬以閑夷狄

齊景公有馬千駟

衛文公秉心塞淵駮牝三千

魯信公牧于坰野

是時韓之戰晉侯乘小駟鄭入也麥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

土而知其人心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必亂及戰晉戎馬還濤而止左傳

年五

秦之先曰非子好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由此強盛

漢初民出筭賦以備車馬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已補車騎馬。昭帝元鳳二年其令郡國

毋斂今年馬口錢本紀

又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食貨志。是時有馬者閉居則免三

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其制優異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郡則縱

民畜牧而官不禁

文帝時廐馬正有百餘疋下取給於邊郡故云

班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前漢書注。橋桃居塞則致馬千疋漢書宣

傳姓屬。是時內郡之盛則衆街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特牡者

擯不聚會。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其良馬以給乘輿

如淳曰漢儀注天僕牧師者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即為苑

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景雲中之縣也養馬數

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景帝紀中

至於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及武帝即位征伐

四夷而馬尤甚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食貨志。暨大將軍驃騎奏出而

馬大耗乏死者十餘萬匹食貨志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三十萬本紀。如淳曰貴平牡賈欲使

人競畜馬

於是行一切之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食貨志。所在

置亭以養之則內郡廢民之有馬與望稜卒難矣。又令民得養邊縣

者既使從君假馬每三歲而收其息什一則邊民豪民欲廣畜牧者難

矣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每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車騎馬之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

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羗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賦課

息

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

功臣表黎須侯召奴

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數。故馬益耗而不足用其內郡則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武紀太初二年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邊郡則發酒泉驃騎負食出玉門關

武紀太初三年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

末年輪臺之詔修馬復令。又令郡國各上蓄馬方略以備邊關則漢

世之馬大畧可紀矣

監牧之地在樓煩孟康曰漢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不出關昭帝始

元五年罷馬擊關是也

後漢光武中興息馬論道時馬授好騎得駱越故帝為馬上之詔置宜

政殿以為各馬式至唐時而馬政尤詳焉。其置官也領以太僕

使 牧監副監監有丞丞有主簿直司馬官牧尉之屬歲課功進儀鳳中少
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牧監有使始於此後又有閑廐使又置四

東西南北也

其立廐也天子之御左右六閑謂

飛黃。吉良。龍媒。騊駼。馱駼。天苑也

總有十二閑為二廐謂祥麟鳳苑也。其後又增飛龍廐自正觀至麟

德置八坊

保樂坊。甘露坊。南浦潤坊。北浦潤坊。

岐陽坊。太平坊。宜祿坊。安定坊是也

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後益置八監於益州三監於

嵐州。其牧養也初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

此用張萬歲領群牧自正觀止麟德馬七十萬六千足時天下以一練

易一馬。又王毛仲掌之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四十二萬元宗嘉之

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其督責也。凡馬生死歲終監牧使巡察以功過相除為考課。景雲二年詔群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其市馬也。

開元初國馬益耗。姜晦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其後元宗於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馬乃益壯。動乃萬計。

故秦漢以來。國馬最盛。

宋朝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五代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無復蕃息。

時但有左右飛龍院。上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開

廐始充矣。顯德六年八月庚午九月己酉十月辛酉上幸飛龍院。

太宗謂諸將曰。諸軍養馬多有死損。苟主將部轄有方。躬親秣飼。依時

放牧。豈有斃死之理。李覺言戎人蓄牧。旋逐水草。不駒游牝。順其物

性。是以蕃滋。太平興國二年六月乙卯幸飛龍院。興國四年先是

詔中使趙守倫優給價和市在京及諸州民間私馬。於是得七十萬三

千五百七十九疋。

本志載市馬事在興國四年按正月即出師恐在四年以前矣。實錄

別本載趙守倫市馬數在四年十一月乙巳前。今因之。蓋市馬前此

已及此。乃上其所得之數也。

太平興國五年上既平太原。遂觀兵危陽。得汾晉無前之馬。凡四萬二

千餘疋。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

廐。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開廐使為崇儀使。內廐馬既充。物始分

置諸州牧養。

改崇儀使實錄在甲申年。今從本紀并書之。

余靖言。國家自來於河東陝西沿邊等處。估買蕃馬。自西賊不庭。買馬

數少不足國用。太平興國六年詔曰。歲於邊郡市馬。償以善價。內屬

戎人驅馬詣關者。悉令縣次給食。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己酉詔戎

人鬻馬。官取良而禁鬻。又禁民私市。往來死者甚衆。戎人少利。由是歲

入之數不充。自今委長吏護市馬之良。鬻者印以記之。許民私市。

雍元年六月壬寅。禁邊臣於境外寄上種箭及所市蕃馬。勿得鬻其直

。雍二年改太廐院為駢駢院。天駟監天廐坊。自河北府洛陽至許

州鎮監凡十八監。雍熙四年詔北虜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收買
京城諸道私家所產之馬。雍熙中太宗嘗幸天駟監關馬。端拱
元年國子司業孔維上言欲請禁原蠶以益國馬太宗覽奏稱嘉付史
館。端拱元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欲請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
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唱戎以
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
之理也。淳化二年上謂侍臣曰國家蓄馬備邊最為急務而諸州牧
監歲多瘦死養飼失時枉致疾斃近令取數十槽致殿庭命國人視其
芻秣教以醫養之法庶革其弊。淳化三年九月甲寅幸天駟監。
淳化五年初內侍趙守倫請以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足逐水草
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詔從之自是牧馬頗蕃息未幾守
倫復上言歲約駒子等級遷推不者鬻亦知之以為懲勸駒子生即時
付籍以聞度其盡心養飼無有所隱詔並從之。真宗咸平二年置群牧司。咸平三年群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遣

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驎院六坊
監上留馬二千餘疋皆三月出就牧放秋冬而入其御馬準備用者在
京師。景德四年上謂近臣曰今國馬蕃息當命內侍二人分掌左右
監牧比來朱巽閻承翰專領此務頗為幹舉然思得大臣總制以集其
事當命陳堯叟領之堯叟曰臣居宥密之職而與承翰聯事合避外議
上曰國事戎馬之本繫于樞司機要之運然當別置使名卿勿辭也。自罷兵之後言者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縑繒雖市得尤衆而損失亦
多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獨謂群牧之設國家巨防今愚淺之說以馬為
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依群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乙巳
置群牧制置使命堯叟兼之堯叟初為群牧使及掌樞密即罷其任。長
。太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壬午知河南府馮拯言官市芻粟望增給其
直陳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徙馬他所京師馬舊留二萬今留七千自
餘悉付外監仍欲於七千之中更以四千付淳澤監歲可省芻粟三百
餘萬若有給賜朝取夕至矣從之。上又曰馬及十萬當且止也王旦

曰聽民間蓄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廐爾且所費芻粟皆出兩稅少損馬食用資軍儲亦當世之切務馬知節曰馬多不精若十萬疋選可用者當得四五萬耳多畜鴛弱大費愈甚豈不勞民也哉上深然之編

仁宗天聖四年九月戊申三司請市糴芻粟上因問輔臣諸功監牧馬幾何王曾對曰當今比**五代**馬多數陪計芻秣費歲不下數百萬蓋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陝西蕃部入中馬立定數餘聽民間市易二三年間必大蕃息此與畜之外廐無異也上然之**祖宗**舊制以群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驥驥院分領左右天驄監左右天廐坊其畜病馬有收養上下監收兵校長有提舉指揮使副使負監之察十將節級獸醫槽頭副創長行調上乘有小底諸監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列棚并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廐孽息有賞耗亡有罰其為條教甚備然馬之孽息不足以待國用常市於邊州編。**嘉祐**五年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孫中德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全相

度牧馬利害以聞時國馬之政因循不舉言者故為當有更革也編。丁度為群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九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處有能畜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驛。宋祁又上疏乞罷河東陝西馬禁民間與蕃落自相貨買後之**英宗治平**四年群牧司言乞於河北河東陝西有都總管處皆置一監今陝西監牧司以所市馬約上六年額外餘分撥諸監則他日本路軍馬可以自辨詔遣官司逐路帥臣度地置監群牧判官劉航河北屯田郎中孫珪河東監牧司判官李師錫陝西編。先是環慶經畧路李肅之擢延陸詵陝西制置李師錫並言六路元繫草官地又密邇西界難以興置馬監詔陝西監牧司廣市善種務令蕃息編。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覈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塞月芻豆已從介請置監

自沙苑發牝馬五百疋往交城上謂文彥博曰馬政未盡善繇群牧判官國真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合符權群牧判官合符清陰人也尋詔合符及劉航剛修群牧司勅令以詳及宋朝故事增損刑定並奏取旨編神宗熙寧元年九月宋朝初以左右驍驍院總馬政景祐中始增置群牧使至是上以使領雖重而不躬巡故馬不蕃息乙酉乃詔更馬政分河南北置兩使以群牧判官劉航崔台符為之勿隸群牧後又詔屬樞密院所總收地河南六監三萬三千頃河北六監三萬三千頃既而台符請以牧餘地募民耕出租稅之編熙寧三年陝西宣撫司言官可比之良馬蓋以官價賤乞應買馬州軍增價市之於是詔惟驛馬不增外其秦渭原州德順軍見買大馬增價有善如價高商人不願中官者聽民間收買編熙寧七年曾孝寬言慶曆嘗詔河北州軍每戶養被甲馬一疋乞檢會施行戶馬始此熙寧八年詔沙苑監隸群牧司餘入監及河南北兩監牧司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三十二監自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餘止

增給馬鋪兩監收歲費及所占牧地約收租錢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緡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以得不稱矣故廢之以救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外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直編文彥博言東平監天禧初曾廢未幾復置枉有勞廢文彥博上神宗言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賦之地皆可耕乎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坊監廐庫棚厩井泉官亦營房七十八年終成就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元豐三年正月群牧司言收發監租課等錢共一百十六萬編有奇詔群牧使韓績副使張誠一並賜銀絹各五百餘共賜錢五千緡令樞密院均給官吏編又彥博言不用元豐時其弊乃見神宗嘆曰朕有愧於文彥博矣王珪曰罷祖宗馬監自是王安石上曰安石相設豈獨此一事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兵部言畿甸馬監已行廢罷即合於諸路相度置監乞差官前去經畫詔庫部即中郭茂恂往陝西河東路按行相度以聞編元祐元年七月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奏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

牧公事陸師關奏勘會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準朝旨於雅州靈
 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數內雅州靈關寨並無蕃馬有無未曾置
 場外其嘉州中鎮寨雖曾置場亦無買到馬數令來未敢發罷奉旨令
 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準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
 買馬數內雅州靈關寨並無蕃馬有無未曾置場外其嘉州中鎮寨雖
 曾置場亦無買到馬數令來未敢發罷奉旨令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
 相度聞奏本司今相度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並合發罷
 從之編紹聖元年正月大僕寺言馬政在朝廷最為重事要在蕃息不
 失武備詔令大僕寺講究的確利害條畫以聞編
 高宗紹興三年上謂輔臣呂頤浩曰若復孳生馬監當就水草地是日
 條畫於饒州四望山等處以為牧地都守帶提領選用使臣五員專管
 牧養事上曰兵以馬政為先如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萬正當時用一
 縑易一馬亦要得其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繡其盛如此聖。紹興
 七年廣西進出格馬十匹御廄留一匹餘付殿前司上謂輔臣曰朕所

自一匹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
 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今必於所產之地
 而求則馬政不修之故也編。紹興十九年進呈賞罰格上曰牧馬
 生為利甚博朕於近地親令牧養今已見效每歲進呈馬駒皆是好馬
 若得牧馬萬匹各分諸軍牧養數年間使可濟用既免網馬遠來且官
 無給賞之費

淳熙三年五月癸亥王淮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上曰前日
 牧馬官辭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己身饑飽勞佚各隨時調節若已
 負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之但馬不能言告訴不得耳龍養良等奏
 云陛下留神馬政曲盡物情不惟戒勅主者使之各各用心如聖言及
 此其仁蓋不可勝用矣聖。淳熙十五年趙汝愚奏黎州買馬乞照舊
 法不拘尺寸上曰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羸瘠今作戰馬如
 何不及格尺所乞難行
 凡市馬之處

真宗咸平中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戍軍川陝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權用銅錢給之長。國興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錢悉遺購為器乃定此制其後諸州市蕃馬給直漸高務增數以為額課績景德中戎事已息因詔條約之於仁宗景祐三年中再定諸州買額正額外更有省口其額者

凡招馬之處

秦渭階文之吐蕃迴紇上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族環州之白馬鼻家保家各市族涇儀延郡火山保德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開之諸蕃每歲皆給以空名敢書委六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詣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直御馬有三等祇應馬引駕馬從馬其次給用又有十五等一簡中馬二不得久使馬三添價馬四國信馬五臣家馬六諸班馬七御龍立馬八捧日龍衛馬九拱聖馬十驍騎馬十一雲騎馬十二天武馬猛馬十三雜配事馬十四雜使馬十五馬鋪馬

凡馬之辨出

以府州為最蓋生於黃河之中子河汶者為善種出環慶者次之秦渭馬雖骨格高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諸州為下止給本處兵給充鋪馬契丹馬骨格頗劣河北孳生昔曰本群馬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馬又泉福州及興化軍亦有州嶼馬皆低弱不堪披甲唯以給本道軍及江浙諸處鋪馬用之

凡馬群之號

十七字左驥驥院捧日馬內瓦倒印驍騎馬內中溝橫印龍猛馬外瓦側正印干字左驥驥院龍猛馬內溝正印雜使馬內溝橫印逆馬內瓦倒印石驥驥院雜使馬外瓦橫印逆馬外瓦側橫印上字左驥驥院給諸班直諸軍負馬臨時印無定所立字右驥驥院給諸班直諸軍長行馬外人所印末字左驥驥院給諸班有諸軍長行馬外人所印又諸監三歲馬亦末字印瓦骨官字蕃戎所貢之馬及歲時收市之馬初用之壯印其項牝印其項諸監牧駒主歲亦如之凡馬骨

相應圖法可充御馬者以官字印其項令園師調習之吉字兩院諸馬自龍猛馬已上稍駟駿者印以備近臣中謝生辰所賜及揀選支用又坊馬部至京選配他處亦以吉字印汗溝天宇國信馬及諸班拱聖驍騎馬舊用天字印。祥符中令以他字易之主字萬字與字來字小字官字自諸班馬而不參給諸用者無定額或以主字至小官字凡七等號印印之退字凡諸州軍和市馬不及等及選退斥賣者印之

凡馬毛色之別

九十一種比潑之別八紅耳鴛鴦桃花丁香青騮榆紫騮青之別二純青護蘭白純白烏之別五純馬釣星歷面白脚護蘭赤之別五純赤釣星歷面白脚護蘭紫之別六純素釣星歷面白脚綠鬃護蘭之別十一白驄釣星歷面白脚井烏青花黃仕鐵護蘭精白之別五純赭白釣星歷面白脚護蘭之別八棗金口燕子黃黑釣星歷面白脚驕之別六純

騰釣星歷面白脚護蘭之別五純雜釣星歷面白脚護蘭之別八青亦紫黃釣星歷面白脚護蘭駘輪之別三駱起雲銀鍾鏢之別七赤驃銀紫黃釣星歷面白脚護蘭北馬也以比潑青白紫純色及縹紫騮上驄赤驃騮白色赤為中在驗駘駘駘論為下

軍馬社

河東兵廣銳兵悉是土人其馬皆是本軍團中選良馬而置謂之馬社故廣銳之馬壯勇而少亡失馬死則社中共市而補之其後陝西振武亦願依此例

牧養

三代之牧養有養於官有藏於民所謂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馬一疋之類是也至

漢衛青去病之徒伐匈奴亦有所謂官馬私馬。漢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馬至二十萬疋

唐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其自置到宋府兵法壞兵貧不

足買馬然後方以監牧之馬給之。唐有八坊四十八監馬至七十萬六千疋此漢唐牧馬之大數也。若論馬之最盛亦不如

後魏蓋拓跋氏本是北虜芻秣乃其常故馬至二百餘萬匹也

宋制馬政自太祖講求其制當時委群牧司自春放秋歸馬之出入

莫不有法到。熙寧間曾孝寬領群牧奉行王荊公意於是罷群牧吏

不過欲區區小利自出買自此馬始衰却欲舉保馬戶馬之法只為讀

周禮不詳當時大為民害蓋井地不均兼井者衆什一之制未行受田

之制未定却獨舉養馬之制豈不重困矣

總論馬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

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行而兵之所恃以取勝也文王伐獫狁其詩

曰四牡業業宣王之攘戎狄其詩曰我馬既閑駉牝三千則以言文公

之美牧于坰野則以為信公之頌周官之制兵藏於民而六卿之馬其

方乘其政官謂之司馬則以馬者政之所重也乘謂之兵乘則以馬者

民之所出也辨其屬則有技人之官掌其牧馬則有牧司之職置醫至

所以攻其病禁原蠶所以全其類此先王畜馬之術也詩文

又論馬

據周制掌政之官謂之司馬以馬者牧之有政也兵甸之法謂之乘馬

以馬者牧之有法也有技人以掌其政有牧師以掌其牧有巫馬以養

其疾有趣馬以簡其節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此先王牧馬之術也。若

文王之伐獫狁也其詩曰四牡業業宣王之攘戎狄也其詩曰我馬既

同言衛文公者則曰駉牝三千頌魯信公者則曰牧于坰野文景之時

令民養馬後卒孝武之世平牡馬二十萬令人競蓄之故馬蕃於元狩

元鼎之際梁武帝置牧於河西而善水草也故馬蕃於大通之時周之

併渭魯之坰野漢之樓煩唐之沙苑此西北牧馬之地也六朝置區於

閩越藏之內地錢氏置監於婺女號為馬海此東南牧馬之地也

又總論

馬政有三牧之於官一也蓄之於民二也市之於戎狄三也宋內有天

駟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蓄養指為外廐此民馬也沿邊羣郡
 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為尤重蓋官之馬多不
 專責於民中國之馬多則不專倚於戎狄專責於民則民受其害專於
 戎狄則戎狄享其利此累朝於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也部轄有方
 秣飼以時特騰駒游化順其物性矣既置群牧司又置群牧使以大臣
 領焉何其重也乾德六年八月辛飛龍院九月又幸十月又幸一歲之
 間凡三幸焉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故其視之也亦不輕蓄收孳
 息自足國用民間與蕃落為市猶禁之而黎馬不及格尺亦收之不問
 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禧中嘗廢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天聖中
 當廢八監矣未幾而復議已上悉改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
 上下所以必於是拳拳歎。熙寧大臣為謀不審聽曾孝寬之說而壞
 祖宗之制熙寧事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於編戶坊監廐庫棚房并泉
 七八十年經畫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文彥博。中國不足求
 之夷狄於是茶馬之職置矣見上。元豐以後其弊歷見天子慨然

連念舊臣聖言及此誰執其咎文彥博吁市馬於戎猶可言也責馬於
 民不可為也不然則少馬之法庸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亦必有說
 矣

總論茶馬

國初博易戎馬或以銅錢或以布帛
 國初河東川陝諸路買馬給以銅錢而戎人皆鑄錢為器。與國五
 年乃以布帛准其直

或以銀絹

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欲專以茶博馬以彩帛博糧穀及以茶馬併為
 一司切聞昔時亦用茶兼金帛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况賣茶
 買馬事實相須乞買馬通茶場授之

以錢則戎獲其器以金帛則戎獲其用二者皆非計之得也。熙寧以
 來講摘山之利得於廐之良中國得馬是以為我利戎人得茶不能以
 為我害彼以食肉飲酪之性所嗜惟茶

元符末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於難得願禁汾邊鬻
茶以蜀產易上乘詔可未幾易馬萬匹四朝
雖奔風逐電之駿有所不靳以我蜀產易彼上乘此誠經久之策者是
則始行李祀前宗閔分主之

成都記熙寧七年詔李祀蒲宗閔經畫川茶充秦鳳熙河路博馬祀
於秦州宗閔於成都置司以改名都大提舉茶馬廐。元豐四年郭
茂洵言茶司既不兼買馬遂立法以害馬政乞併為一司從之
其分之者非以官有其職足以辦事歟其合之者非以人自為見或至
誤事歟官既都大提舉其職專也見名兼三司判官其權重也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茶場詔曰川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李稷
風力可依然權勢輕小可依李祀例兼三司判官仍委舉劾官吏
官屬自辟謹所擇也

應產茶市馬之處官屬許自辟置
官吏可劾伸其威也且仲秋為市四月而止順其時也

四朝史補之邵奏蜀茶馬歲以仲秋為市四月而止
秦司半歲事訖歸川順其時也

熙寧四年真克文奏祖宗朝茶馬於秦州成都各置司居治各半年
排發馬月分居秦司訖即歸川司發茶乞依舊制從之
夫惟所創有其人所用有其人故市馬愈多有至萬匹者

先帝市馬于邊有司俸賞率以篤貽充數。紹聖中程之邵始精揀
汰又以羨茶轉入熙秦市戰騎故馬炙而茶息厚馬至萬匹
茶息益厚有至二萬者

舊蜀茶額二十萬至穆加為五十萬陸師閔代穆為百萬
吁何其利之博也迨元祐改令諸法悉易而茶馬不廢有由矣
司馬光元祐初相罷諸路鹽錢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罷
及其後也奪於珠玉此制中廢

建炎四年張浚奏大石進珠玉高宗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唯
市珠玉故馬政廢缺

中興以來法度修舉故博馬之司置於紹興之四年威茂之場置於紹興之五年茶馬之官又置於紹興之七年

紹興四年從關師古之請以之戰馬始令四川宣撫司支茶博馬。五年安院言已於永康軍威茂州置場。七年宰臣趙鼎言有旨復置茶馬言凡三等上曰考其資歷命之

至于乾道川秦兩司凡得九十餘疋內而三衙外而江上威足其用矣

陳彌作言川秦兩司文黎珍叙南平長寧六州馬五千餘疋應副江上諸軍階州之峯貼和州之宕昌兩處馬四千餘疋應副三衙

吾然後知此制之有益於軍無害於國之為經久可用也或者猶曰宋公祁嘗請損馬而益步

祁言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損馬而益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

田公况亦嘗請益步而減騎

况請料邊兵益步而減騎但五分得一疋矣以一騎之費可贖步五

二人而又寬括馬之獲

吾用中國所長而已而何以馬為益夫二公所言權宜之說也苟以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為全之策乎抑猶有說焉有市馬之政有養馬之政養之不至雖市之多無益也嚴監牧之責逐水草之利牝馬二萬歲獲萬駒馬安得而不繁夫苟離其牝牡飼以枯槁是馬之生性滅矣何以能育此正李公覺所謂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也

端拱元年李覺言市易之馬至于中國繁之維之飼以枯槁折牝牡制其生性因而減耗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也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之將卒大率牝馬二千而駒收其半可歲獲萬匹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周官一書於馬政為詳蓋以是觀之林胤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兵門

車戰類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周禮車僕有戎路廣車闕車革車輕車。大司馬教兵之法易野車為主。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若則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狎車詳見後

周禮車僕曰凡師共革車各以其卒是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車貴知地形凡車之死地有十勝地有八詳見後

春秋初鄭伯之車傾于濟隱三月後鄭以徒兵從事而於車或缺乎

曲沃武公伐冀遂冀于侯汾濕駘絀而止城四邨之戰楚君之戎分為
二廣晉申公巫臣于吳教吳乘車由是吳通於上國成七年齊侯伐衛
有先驅有申驅有貳廣有啓左翼曰啓有朕有大駁晉中行穆之禦狄
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以為行大敗翟人而
車戰漸廢

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間見者

漢晁錯以輕車突騎為中國之長技術青與匈奴戰以武剛車自環為

營李陵對單于亦以大車為營此車之用於西都者也

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止作數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

靈帝之時陽璇為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於東都者也

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

而戰

晉馬隆征羗八陣圖用扁廂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

車上此車之用於魏晉也

劉宋伐南燕亦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朱超石戰河上以車百乘抱河
為卯月營

魏大武北伐蠕蠕用車十五萬兩

隋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此車之用於南北

者也

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號蕩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

乘而去也臣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而未嘗敢易則唐固嘗用車矣

元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則唐又嘗用車矣至於房

琯之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者以馬而琯以牛

車二千乘馬步夾之非其素習則敗之固宜此非車之不利而用之者

非其道也

宋至和中韓琦言郭固造戰車約以古制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鎗以

為前後二拒行載兵甲止為營陳

又論車戰

春秋如韓原之戰，秦伯將止之，鞏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漢鄆陵之戰，卻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施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中，列國用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反之。終春秋之世，致毀者，未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縹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奏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車戰再啟

車戰之法，自夏啓誓御馬以正而勝有龜。周文王以戎車既駕而服，纘狃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蠻荆，詩云：春秋魯僖公攻伐淮夷，戎車孔博，衛又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宋華元甲車四百六十乘，魯威公之會，諸侯有兵車有乘車，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是皆用車而制勝也。漢夏侯嬰破李田軍，雍兵以兵車趨戰，疾破

之，漢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嬰和至東城，破之。武帝以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本衛育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田奴，解法。周襄行儉突厥，阿史德温傳反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果掠車中士，突出殺獲幾盡。本初李光弼在太原，乃徵民，羸為糧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斃十人，死賊傷十二。本初馬燧為戰車行，以載兵，止則為陣，討田悅，燧乃推大車，樊悅將陽朝光，柵破之。本

車戰之法

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戰，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速比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逐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

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乘旌旗力谷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太公六韜

車戰之地

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填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股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峻坂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則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則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則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則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則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則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用車而戰

晉帝吳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其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能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伍乘為三五為伍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左昭元年

言車戰之利

言車戰之利者莫如孫武故曰馳車千乘所謂馳車者以其車輕而可馳者也所謂韋車者以其鞏於外而可以禦火攻者也至於唐房琯知馳車之為利而不知韋車之為固此咸陽之戰所以卒敗於火攻也歟

論車戰

言車戰於今日當以國初論不當以中興論是正與舟師相反也大抵平地用車戰水澤用舟戰國於東南者之不習於車猶國於西北者之不習於舟也太宗嘗曰戈權之戰南方所利也高宗嘗曰江湖沮知之

地雖有車騎亦何用之

紹興三年上曰近有獻車戰者朕謂在人不在車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亦何用之

高宗之論車戰其猶**太宗**之論舟師乎雖然中興之初但為守計也雖不習車可也今日之治不但為守計也不習車不可也是故當以國初論不當以中興論也今之為車戰者必當曰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之何而收其效魏米守信之寨脚車如之何而極其利

米守信知澶州遣李錫持新樣流星弩拒馬牌寨脚車山字甲八種來進

至則歛兵退則出兵自比於衛青必如田況之言而後可也

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為行寨天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率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衝軋駕以牛車上置槍以為外衛烈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

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中鎧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歛兵附軍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行戰兵甲止為營陣自比於馬燧必如郭固之式而後可也

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為之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車掩戶輓輪籠較是也琦以為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為寨脚今令固自費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為衛尉寺丞

有大車有小車山徑之蹊不可以用大車其無如范公仲淹之策乎

范仲淹上**仁宗**議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

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甲兵止為營陣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賞有功將吏

有兵車有民車干戈之際不可以用民車其無如沈公括之言乎

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為備民大驚擾一日沈括立御
座側神宗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臣但未知
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輓之日不能行
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爾
宗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取民車
意出軍彭彭旂旄央央徽枕之裹易事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夷狄之
不攘無有也如徒曰此唐人房次律之覆轍不可用得無因噎而食
乎林明

舟師

黃帝堯舜制木為舟刻木為楫
春秋魯定公四年吳王闔廬帥唐蔡之師以伐楚捨舟于淮汭自豫章
與楚夾漢左司馬成欲毀其舟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不如速戰乃自小別至于大別夫然擊之三戰皆勝楚子昭王涉睢濟
江入于雲夢之內中國之用水戰自闔廬始。九年吳城邠溝通江淮

○十年吳舟師自海入齊張儀說秦王曰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海
江而下不十日拒扞關。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昭十
七年長江之戰楚獲吳乘舟餘皇。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
漢高帝遣韓信已定齊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與信夾淮
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布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水信使人決
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流遂敗走後信
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廼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亡
從夏陽以木罌正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
服虔曰以木桺縛罌並以渡也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濑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以擊兩
越救東歐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
水戰漢武帝時東越數反覆朱買臣回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
千人不得上今聞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發兵浮海
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帶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詔買臣

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買臣
○元鼎五年南越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
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
將軍下蒼梧咸會番禺

後漢光武伐蜀岑彭裝戰樓船數十艘吳漢以棹卒多費糧穀人罷之
帝報曰大司馬習步騎不時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岑彭裝
直進樓船與冒突露撓數十艘

直進取其有捷而無退冒突取其冒突而敢前謂之露撓則揖露在
外而兵藏於舟中也

發桂陽零陵長沙三部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會於荆門○漢末關羽
領兵圍樊呂蒙以大眾泝江襲其空虛伏甲於舟更衣為商人以理征
棹卒襲奪荆州曹操既平劉表得所治水軍而吳孫權與操遇于赤壁
周瑜亦用蒙衝闖艦數千艘以火攻之操軍敗走

三國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合兵因進往

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于赤壁曹公軍

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
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遂同時發火操軍大敗周瑜

晉武欲伐吳令王濬作舟艦於益州其大艦方百二十步受三千餘人

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後濬順流以舟直指
建業遂平吳○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擊破舟陽監盛紀吳

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
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餘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

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在
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濬克西陵杜預遣

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吳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通鑑
東晉元溫伐秦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里至枋頭以水運路不通

又戰數不利焚舟棄輜重鎧仗陸道奔還○巨元求為廣州受命而不
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遣其子說王恭恭以告殷仲堪巨

元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仲堪悉以軍事委楊佺期使佺期率舟師五千為前鋒巨元次之仲堪帥兵相繼而下佺期元奄至湓口王愉惶遽奔臨川元遣偏軍追獲之

安帝時劉裕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裕大治水軍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入番禺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孫處乘海奄至即日拔其城劉裕遣朱齡石伐蜀齡石從外來取成都辛平蜀又裕伐秦使沈林子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又使王仲德開鉅野入河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沂河西上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乘蒙衝水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驚以為神至渭橋奔船登岸大破姚丕於渭橋遂入長安

宋元嘉北伐之師再舉皆自泗入河
魏元英攻徐州韋譽救之裝大艦為軍以小船載草用火攻之魏軍大潰
梁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侯景鑿屯姑熟以拒西師景遣兵助

之僧辯至子鑿帥步騎萬餘人度洲以非挑戰又以餘艦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西岸子鑿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鑿大敗通鑑

陳江陵不守霸先奉晉安王即位通鑑北五千渡江擾姑熟帝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野燒齊船周鐵虎率州師斷齊運輸齊兵大潰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往來石迎齊援督兵疾戰燒柵齊人大潰盡收其船艦齊兵還擾石頭帝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

陳武帝時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擾蕪湖帝詔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而文育反攻之嗣徽驍將鮑玢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舸猛跳入玢艦斬玢仍牽其人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

決之何用古法抽檣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從頓對之頓戰屢敗

後梁王琳引合淝巢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陳侯瑱率軍進戰檻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北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擾湖浦以待其斃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中晨炊葦食頓蕪湖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遠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擾建安晉江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擾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柏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連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乃披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卒寶應大潰遂討定閩中。歐陽統擾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統乃出頓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過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其軍人各力潛行水中斬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

因而擒統留異擾東陽叛陳將侯安都奉詔討之異本謂臺軍自錢塘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巖谷間立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蹙軍容上不變因其山隴為堰壘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於拍碎其樓異與其子脫身奔晉安

隋之平陳楊素造大艦名五牙容戰士八百人次容黃龍容五百人自餘平乘舩舩等各各有差則隋之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楊素引舟師下三峡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後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若晝日下船夜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不如以夜襲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唐之討蕭銑孝恭以戰艦二千餘艘自夔發而東下則唐之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唐詔發巴蜀兵以王季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蕭銑季恭帥戰人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季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季恭擊走之獲戰艦二百餘艘銑出兵拒戰季恭將擊之季靖止之季恭不從自帥銑師出戰果敗走銑眾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眾亂大破之大獲舟艦季靖使季恭盡覆之江中銑援兵見舟艦疑不進通鑑梁王彥章攻晉晉人以鐵鎖斷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又令舟載薪炭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遂破南城

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兩城號來寨又取鄆州梁人大恐帝召王彥章為招討使段凝為副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薪炭乘流而下彥章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梁正明五年吳越王錢鏐大舉討淮南以傅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濬彭

彥章陳汾拒之傅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戰于狼山江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船四百艘梁賀懷攻德勝南城以竹管懸膠艦十餘艘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軍於北岸不能通守將石延賞告矢石將盡晉王積金帛於軍幕能破膠艦者軍校王建及進曰賀懷悉眾而水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請死決之遂以巨索聯舟十艘選勇卒三百人持斧鼓柁而行將至膠艦流矢雨集建及使持斧者入賊膠艦間斧其竹管破其垂楯以稍刺之又以木甕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膠艦既斷隋流下梁兵焚溺者殆半

周世宗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於京城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無不可用者則五代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顯德三年周太祖發大梁李谷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

兵救之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重進渡淮逆戰
破之帝至壽州營於淝水之陽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唐兵維舟於
淮營於塗山之下帝命擊之戰艦五千餘艘。張求德屯下蔡唐將
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求德與之戰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
欲焚下蔡浮橋俄而風回敗退求德為鐵縵千餘尺橫絕淮流繫以
巨木唐兵不能近是時唐徒以水軍攻之求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
下繫以鐵鎖縱兵擊之溺死甚衆求德解命帶以賞善游者。顯德
四年先是周與唐戰水軍銳敵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遂自壽
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
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王環將水軍自閩河沿潁入淮命趙鼎
將水軍沿淮而下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餘聚東
走帝自將騎循北岸追之諸將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
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船楫仗十萬數後遂克壽州。帝自
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也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

以限周兵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
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淠水東欲救濠州將兵夜發水陸擊之大破
唐兵於洞口。二月克四州又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上自將親
軍自淮仗進命太祖皇帝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迫唐
兵乘勝爭進皆忘其勞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追直至楚州西
北大破之擒其節度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三百餘艘
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顯德
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鶴水
以通其道遣使視言不便上自獨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
而成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壬寅幸造船務觀習水戰

己未幸造船務二月丙寅幸造船務。三年冬十月丙戌幸造船務
觀習水戰甲戌幸城南觀修水櫃。乾德元年正月丙子詔荆南發
水兵三千人赴潭州夏四月庚寅出內府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

池於宋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卒統水虎排習戰池中
命右押武統軍陳承昭董其後十月甲辰幸新池賜後夫錢丁卯幸
新池觀習水戰。乾德二年二月戊申幸教船池三月辛巳幸教船
池賜水軍將士衣有差七月辛巳幸新池觀習水戰八月乙卯幸造
船務。乾德三年秋七月己巳上泛舟於後苑新池賜從官飲丁酉
幸教船池乾德四年七月己巳幸造船務。乾德五年二月己丑幸
教船池。開寶三年四月甲午幸教船池七月戊辰幸教船池。四
年三月乙巳幸教船池五月辛巳幸教船池。六年正月壬申以教
船池為講武池。七年五月丙寅幸講武池觀習水戰初江南人樊若水舉
武池觀習水戰七月壬子幸講武池觀習水戰初江南人樊若水舉
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
繩其中維兩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而得其
丈尺之數遂請關自言有策可取江南。戊辰召若水為贊善大夫
且遣使諸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

師也八月己丑幸講武池觀習水戰賜軍人錢甲辰幸講武池觀習
水戰冬十月甲申上幸迎春苑登汴堤發戰艦東下丙戌幸迎春苑
觀諸軍習戰遂幸東水門發戰棹東下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
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荆
州所造黃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
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故州防禦使靈丘陸禹友往守
之丁巳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擒八百
餘人十一月癸未籍泰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千三
百餘人為禁旅號曰歸聖己丑知漢陽軍李愬敗江南鄂州水軍三
千餘人獲戰艦四十餘艘甲午曹彬等敗江南兵數千人於新林寨
獲戰艦三十艘十二月丁未漢陽軍兵馬監押甯光祚敗鄂州水軍
三千餘人於北岸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
焚戰艦六十餘艘。八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
四千人於州界初曹彬等師未出上命韶州刺史王明為黃州刺史

面受方畧明既視事丞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及彬等出師則以明於池州至岳州江路延檢戰裨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武昌殺七百人拔樊山寨是日行營左廂戰裨都監田欽祚領兵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漂水斬其都統使李雄甲申王明言敗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庚申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度秦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初以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號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遂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沂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七人二月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衆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擒百餘人獲戰艦五十艘三月乙酉幸造船塲庚申曹彬等敗江南兵二千餘衆於江中擒五百人夏四月戊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癸丑幸都亭驛臨河亭閱新戰船壬戌幸都亭

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戰五月丁酉王明言破江南萬餘衆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六月癸卯曹彬言敗江南兵二萬餘衆於其城下奪戰艦數千艘冬十月戊午江南偽將朱令斌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為棧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具請增造戰船三百以襲令斌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斌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斌望見疑有伏即稍近還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斌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檣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斌勢蹙因縱火距鬪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悉潰已未生擒令斌及戰裨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十一月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緡是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戊午幸造船務賜工徒人千錢布一疋已

未幸講武池。二年正月辛卯幸講武池。七年冬十月戊辰幸金月池觀習水戰。八年三月癸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雍熙元年夏四月乙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不忘武功可也。記

真宗祥符六年詔江淮習水戰於金明池，按試立為水虎翼軍。以太祖神衛水軍久廢故也。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己卯詔別置凌波等水軍。二年六月戊午言者謂東南武備利於水，宜於江上廣造戰艦，列於南岸，仍防奸人有乘風盜襲之慮，設不此圖則寡不足以敵衆，步不足以敵騎，謀事必矣。己卯詔沿江措置限一月畢。紹興元年五月己酉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渡江，寇諸縣，進至饒境，郡人大恐，統制官尉皇者頌造之變將也。其時其衆直犯中軍，皇力戰而縶，外弼兩軍來擊，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橫尸滿路。賊又別遣精銳為水軍分道而進，順皓自將水軍禦之，賊敗走，溺死者不可勝計。二年十二月己巳時鼎寇楊公黃誠聚衆至數萬。

公主誅殺誠主謀，盡掘江湖以為菜穴。其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分布遠近，共有車船及海鯨船各數百隻。

李龜年楊公本末曰：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皆可其名大德。小德山望三州，渾江龍之類，皆兩重載千餘人，又設拍竿，其制如大橈，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棘，其顛遇官軍船，近即拍竿擊碎之。渾江龍即為龍首，每水湖場去多自乘此海鯨者，鯨頭船也。

蓋車船如陸載之陣，其海鯨船如陸載之輕兵，而官軍船不能近，每戰輒敗。大率倫欽雖各有寨而專恃船以為強，誠衡雖各有船而專恃寨以為固。誠寨南據江東，北阻湖，惟西有陸路，又設重城重濠及陷馬，仇衡寨北據江東，西南皆阻湖，誠衡每自詫曰：地險如此，除是飛來，是月詔鼎澧鎮撫使程昌寓與荆南鎮撫使解潛分遣兵討之。既而昌寓奏殺賊五千餘人。紹興三年四月鼎寇楊公犯鄂，荆公安石首兩縣甲午詔神武軍都統制王燾為荆南潭鼎澧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併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持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舟五

十隻與之。四年十一月時承秦二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賊庚戌
上謂宰執曰淮民未能安業今又遭賊騎乃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
祖宗涵養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發錢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
此人心益固國祚益長矣。五年十月是月館職高闕言太祖欲平僭
偽嘗置神衛水軍至真宗祥符中以兵備不可廢乃選水卒於金明池
習戰掉以置營池側號虎翼軍當無事之日尚爾今沿海沿江雖有舟
師而繫于岸下乞時令按習以精其能庶幾緩急可用不至誤事也。
七年閏十月上數令江東宣撫使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
渡江左僕射趙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
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為然。二十六年九月壬
午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乞置虎翼水軍一千人
從之。逆亮犯順至楊林瞰江持軍以為江可渡也李顯忠指畫依山
列馬步軍五分戈船以其二泊於東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州港
中頃之賊麾戰艦渡江呼聲震天地賊舟及岸虜漸登陸遣時俊王琪

欲退隨向者江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船三十餘艘繼以輕舸縱
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江煙焰徹天亮敗言行。三十一年十月丙子逆
亮登壇建黃繡旗二十張黃蓋亮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王權所留水
軍軍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皆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
稍任其責允文自建康因使人督之賊舟漸近於是振琪與統制官時
俊盛新等徐出山崦列于江岸賊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我軍
用海鯨船迎擊士皆死鬪勇舟沉溺者數萬其回北岸者亮皆殺之遂
不能濟允文具以捷聞丁丑虜復來望見軍船遽却我軍復以海鯨船
先往北岸截橫林渡口用却敵弓射之虜棄船上岸者悉陷泥中而斃
上以李橫劉紀等不利急差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
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軍船二十四艘賊已瞰江恐臨
期不堪駕用存中允文同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稱相與臨
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將邊岸復回虜兵皆持蒲以待其船

中流上下回轉如飛虜衆相傾駭愕時遂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
焚其戰艦而荆鄂成問諸軍督順流而下亮愈忿乃回揚州召諸首約
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首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禍退有
敵殺之憂奈何其中一首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其總管萬
戴者曰殺即主却與南宋通和歸卿則生矣衆口一詞曰諾亮有紫茸
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首雖欲弑亮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
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即主往
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云云○乙未諸首集
萬餘人控絃直入亮寢帳左右親兵散走諸首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
死并殺其大傳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緜。兀木入寇世忠以舟師赴
難兀木聞世忠在京口遽勒二十萬騎北還世忠遂提兵截大江以邀
之兀木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回合虜終不得
渡虜乃益兵儀直勢接建康兀木軍其南辣疎軍于北世忠提海艦中
流南北接戰相持四十八日虜自知力憊世忠舟師中流鼓柁若神生

路絕乃一夕潛鑿小河而逃又言行錄載此

總論舟師

言舟師於今日當以中興論不當以宋初論夫舟師東南之長技也四
於西北者而用舟師非其所長也亦非其所恃也。我太宗嘗曰戈權
之戰南方所利今萬邦平定無所施用但習之不忘武功爾

太宗興國九年事見前篇

嗚呼信哉斯言是故入夔峽之鎖江用戰權可也今也捨舟而用步騎
卒以勝蜀

太祖征西川命劉光義出夔州路伐蜀上出夔峽地圖示光義曰夔
州有鎖江至此我軍泝流而上謹勿以舟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

其不意擊之俟其稍却以戰艦夾攻之光義等至夔悉知上所利
守來石之浮梁用戰艦可也今也捨舟而立橋木卒以捨全斌

開寶七年事見前

非不用舟師也非其所長則非所敢恃也平河之軍非僥強於海道者

乎不出於海道未可以平海名也

江浙發運使楊允恭捕海寇四十九人送闕下上悉愆之顧左右曰此等越逸川澤習性已久可圍為一軍以備舟楫之役以平河為名水虎翼之軍非隸習於江淮者乎不出於江淮未可以虎翼名也

祥符六年事見前

用東南之所長而不自用其所長此君子不敢以宋初為法而必求之中興以後也蓋自六飛南渡駐蹕吳會守江以為門戶守淮以為藩籬士卒服習唯意所用是故舟師之効如此君子其可不以中興為法哉江漢湯湯武夫沈沈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愚請俟告成之日而賦是詩

林明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後集

經